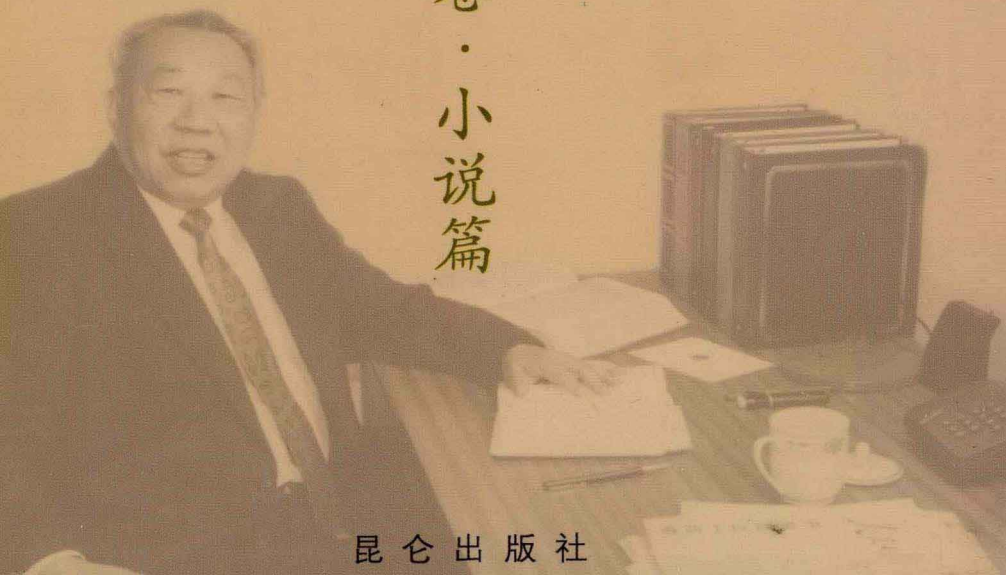




李连庆 文集

第一卷·小说篇



昆仑出版社

李连庆文集

第一卷

(小说篇)

昆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李连庆文集·小说篇/李连庆著. —北京: 昆仑出版社, 2002. 11

ISBN 7-80040-659-8

I. 李… II. 李… III. ①李连庆-文集②长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③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 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84904 号

书 名: 李连庆文集 第一卷 小说篇

作 者: 李连庆

责任编辑: 路 己 苏 琪 (特邀)

装帧设计: 陈亦逊

责任校对: 刘晓京

出版发行: 昆仑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8 号

邮编: 100081

电 话: 62183683

E-mail: jfjwycbs @ public. bta. net. cn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三河市文化局灵山红旗印刷厂

开 本: A5

字 数: 720 千字

印 张: 24.125

版 次: 2002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2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040-659-8/I·489

定 价: 230.00 元(1-6 卷)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。)

序

《李连庆文集》出版了。这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。

《大使作家李连庆》一书我曾为之写序，对李连庆同志有了了解和认识，这次我又粗略翻阅了《李连庆文集》文稿，对李连庆同志的经历和写作又有了新的了解和认识，作者文笔和功底确实不差，特别是政治见解更不一般，我相信《李连庆文集》一定会成为广大读者的良师益友，并从这本文集中得到丰富的精神食粮。

根据李连庆同志的计划，几年内将文集出齐，其中大部分是文学创作，虽然时间跨度大，但内容丰富，涉及面广，既有散文、小说，也有新闻、通讯，还有政治、外交、思想修养方面的作品。该书不失为一部可读性较强的书，尤其是推动中日文化交流、增进中日友谊的好书。在这时值中日邦交二十周年之际，作为首任驻日主要外交官，以他在日本四年工作经历，亲身感受写成的《东邻散记》、《樱花之国》、《鲁迅与中日文化交流》，长篇小说《风云急》、《离乱情侣》、《强盗与部长》和《英迪拉·甘地》、《大外交家周恩来》等佳作，再现在广大读者面前，重温这段历史，定会受益匪浅。

今年是毛泽东同志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发表五十周年，《李连庆文集》的出版，也是向党的文艺事业奉献一份丰厚的礼物。我希望广大读者能更好地贯彻党的文艺思想和方针，努力创造反映“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”和现实生活的更多更好的文学作品。

李连庆同志的文学创作道路是广阔的，而且很有力度。“文集”对我们研究李连庆的业余文学创作道路，研究中国近代史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中日文化交流史、印度历史文化，研究鲁迅、周恩

来、中国外交文化等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，这不能不算是作者的又一贡献。

李连庆同志已年逾古稀，还在辛勤耕耘，为祖国的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事业的发展，努力奋斗。这种“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”的精神，值得学习赞颂。

是为序。

匡亚明

（原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
副部长，南京大学校长，中
国孔子学会会长，著名学者）

1992年5月

自序

自幼我喜欢文学，在学校读书时，因上课偷看小说，被老师惩罚。

1940年参加革命以后，同国内外敌人进行生与死的搏斗，虽时有创作的冲动，却是无暇同时也没有写作经验，不敢动笔。1944年盐阜区党委召开劳模大会，被劳动英雄刘老好的模范事迹感动，1945年初我调到他那个区任中共区委书记，同他又有了更深一层的接触和了解，于是试着赶写了一篇《在劳动英雄刘老好的庄上》的散文，不久《盐阜大众》用整版篇幅刊登出来，给我很大的激励。从此一发而不可收，无论是在炮火连天的紧张战斗中还是在战争的间隙，我都随时注意收集资料，奋笔疾书，有时用真名，有时用笔名李菁、江沫，写了不少消息、新闻、通讯、散文，报纸上经常不断地出现我的文章，还写了一本《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》的小册子，作为涟东县委对党员的教材。后来在《盐阜大众》工作期间又写了一些散文、通讯、评论，可惜在战争环境中没有全部保存下来，已无处查找。

解放战争结束后，我又投入繁忙的恢复生产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建设，时间紧迫，但也忙里偷闲写了一些文章和《怎样做一个乡村干部》、《县区领导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》。《怎样做一个乡村干部》由华东人民出版社和通俗出版社多次再版，发行数百万册，成为乡村干部必读的书。

1954年夏，调外交部工作，当时规定：外交部干部特别是高级外交人员未经批准，不能在报纸杂志上公开发表文章，所以只写了一本《苏联的和平外交政策》，在《人民日报》、《青年报》和《中国青

年》等发表过若干篇通讯、散文、杂谈等类的文章，有的也不在手头。但是在这期间写了大量的有关国家、地区和世界形势的调研报告，起草了大量的外交照会、备忘录、说帖、政府声明、评论和中央领导人的讲话稿，还参加了“九评”的起草，主持编导了两部大型新闻电影纪录片。其中大部分不能公开刊出。

1972年去“五七干校”，在劳动之余，写了一篇短篇小说《水稻开花》和长篇小说《风云急》的框架。

1973年初调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工作，在紧张而又繁忙的事务中，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闲暇时间写了不少散文，在《人民日报》、《光明日报》、《香港大公报》上发表，还研究了鲁迅特别是同日本的关系，完成了长篇小说《风云急》稿，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部描写抗日战争中反“扫荡”的故事，先后出版了十二万册。

1976年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奉调到中央广播事业局（即后来的广播电视部）担任领导工作，这是个大机构，事情多而杂，责任非常重大，在兢兢业业工作之余，挤出一切可以挤出的时间，撰写了一些散文和电视、广播文艺评论、讲话。先后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和三联书店、《当代》杂志出版了《东邻散记》、《樱花之国》和《大业弥难》、《浩气长存》两个文学剧本及《旅欧散记》，还起草了一部中篇小说《外来户》。

1982年下半年到世界知识出版社任社长兼总编辑。在繁重的社务和编辑工作中，利用业余时间，也写了一些文章，出版了《鲁迅与日本》，撰写了长篇小说《离乱情侣》初稿，后来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。还创办了《世界知识画报》、《世界博览》。

1984年任中国驻印度特命全权大使，责任大，任务重，忙得不可开交，但仍然在别人喝咖啡、下棋、跳舞、看电影、电视，我却在爬格子，写了不少散文、调研报告和《印度史话》，应邀为印度大学、国防学院、研究机关作了不少报告，走访了大半个印度。

1987年任满回国，时间比较多些，创作了《印度琐记》、《印地秦妮巴依巴依》、《海外生活十三年》等长篇散文，出版了《大使的乐与苦》和传记文学《英迪拉·甘地》（再版四次，台湾百观出版社全文

在台湾出版),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长篇小说《离乱情侣》和《强盗与部长》, 香港天地图书出版了《大外交家周恩来》共六部: 执掌外交部、舌战日内瓦、万隆会议展雄才、鹏程万里、行程十万八千里、光辉映晚霞。世界知识出版社和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《冷暖岁月——一波三折的中苏关系》、《外交英才乔冠华》、《哲人陈楚》(待出), 广播出版社和华侨出版社出版了《李连庆荧屏艺术论文集》、《三论徐福在日本》等著作, 一些杂志发表了不少散文、论文、评论、纪念文章、报告、讲演。主编了《中国外交演义》三部: 晚清、民国、新中国。《世界著名外交家传》三部: 陈毅、莫洛托夫、杜勒斯。《徐福赞》、《徐福热》、《三李诗词选》均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。

近六十年的创作历程, 时间跨度长、涉及的面广, 虽无惊人之作, 但反映了几十年这一时代的侧面, 一些经历, 一些事情, 一些风貌也许对读者、对后人有一定的参考作用。

现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将我的著作出版文集, 奉献给读者。希望文艺界、有识之士提出批评和指正。

李连庆

2002年3月31日

目 录

序	匡亚明 (1)
自序	(3)

长篇小说

风云急	(2)
离乱情侣	(238)
强盗与部长	(471)

中篇小说

外来户	(680)
C 君小传	(727)
水稻花开	(747)

长篇小说

风 云 急

第一章

1942年冬季，已是抗日战争的第六个年头了。

战争是严酷的，斗争是复杂的。在艰苦的战争中，人民流血牺牲，经历挫折失败，受到教育锻炼，赢得了一个个胜利。生活虽然脱出了常规，但人民的感情却并不因此而变得像一棵枯树。不，他们的感情和关系，反而因此更丰富，更强烈，更真挚，也更紧密了。战争仿佛一个共同利益、共同命运的长长的链条，把素不相识的人们联结在一起，使他们成为生死与共的战友；把本来不可能相遇的人们联结在一起，使他们成为心心相印的情人……

这里是广阔的苏北平原上的山黎庄。

深夜，冷风飕飕，树枝沙沙。弯月悬天，疏星闪光。在朦胧的夜色中，在庄子中间的路上，行走着一个年轻的姑娘。这姑娘，中等的个子，瘦瘦的身材，窈窕利落；从她那细碎的步子，可以看出她活泼伶俐。按照风习，也为了斗争需要，她没剪发，编着一条长长的大辫。星光月色虽然微弱，她的发辫仍然闪闪反光；月色星光虽然朦胧，她那娇嫩的脸庞，薄薄的嘴唇，秀气的鼻子，也仍然透着亮儿。她的眼睛很美。这时刻，她那双眸子似乎格外有神，偶尔露出的牙齿分外洁白。快到一幢坐北朝南、低矮而又破旧的茅草屋时，她脸上狡狴地笑了一下，忽然改变了她那细碎的步履，迈出男子汉似的大步，在冻得坚硬的地面上，踏出重重的响声。她没有敲门，径直推门进去

了。

“好哇，你又不睡！”她随手把门带上，站在门旁，盯住灯影下的人。她的目光和她的声音，都是不满、嗔怪而又深情的。

“是你，徐风！”灯下坐的这个年轻人叫陈广友。一看来的徐风，他的眼睛突然亮了几分。他和徐风正恋爱着。徐风一来，像有一股暖风吹到他脸上。他离开方桌，三步两步走到徐风跟前，惊喜地欢迎着，慌忙中把披在身上的棉大衣都滑落到地上了。

徐风温柔地微笑着，仰脸看着陈广友的眼睛，弯腰拿起陈广友的大衣，说：“快披上，天多冷！”

陈广友披着大衣说：“你猜我以为谁来了？”

徐风一笑说：“是老杨吧？”

陈广友用右手的食指点着徐风的鼻子说：“调皮鬼！我叫你骗了，以为真是老杨来了呢。”

徐风扑哧一笑，坐到凳子上，右手托腮，胳膊撑在方桌上说：“我要不这样，你又该骗我了。已经几夜了？你老这样熬，身体怎么吃得消？人家在外面巡更，也老对你这个人放心不下呢！”

徐风说的“人家”，就是指她自己。陈广友听了这话，心里热乎乎的，和徐风亲密地偎坐在一起……

陈广友是莲花县老四区区委书记，今年二十二岁。

老四区，位于二凡河两岸，西至塘河，东至淤淮河，方圆百八十里。田沙镇周围的山黎庄、后王庄、张庄、陆庄等，是这个区的中心，也是一块老抗日民主根据地。抗日战争开始不久，中国共产党就在这里领导抗日游击战争。几年前，陈广友是八路军苏北游击队的一个连队指导员。1940年，他随部队南下到达苏北盐阜地区。之后，这支部队被编入新四军序列，陈广友就被调到这个区来开辟工作。通过发动群众，实行减租减息，组织了农会，建立了抗日武装。1941年1月17日，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，使我新四军遭受重大损失，这个区的反动地主武装也进行配合，发动了反革命的武装叛乱，杀害了当时的区委书记——徐风的哥哥徐方。陈广友当时是区委副书记，他依靠和领导山黎庄、后王庄、张庄、陆庄、田沙镇、顾大楼等

地的民兵、群众，进行了坚决、顽强的斗争，经过半年左右，终于击败了反动地主的武装叛乱，恢复和巩固了这块抗日民主根据地。在同敌人的浴血斗争中，陈广友同当地的人民群众建立起情同血肉的关系。这里的男女老少，没有一个不认识他的，都亲热地叫他“老陈”。不久前，他被任命为这个区的区委书记。在长期的斗争中，他同徐方的妹妹徐风建立了诚挚的感情，明确地公开了他们的恋爱关系，只因为年纪还轻，形势又紧张，大家都忙于工作，没有考虑结婚问题。目前，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投降派，正策划对这一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，全区人民按照县委的指示，全体动员，积极准备粉碎敌人的进攻。这几天，情况越来越紧，民兵增加了流动哨。挖交通壕、坚壁清野的任务，交给了年轻力壮的妇女和年岁大的男人们。

徐风的哥哥徐方牺牲以后，徐风本来是和嫂子郭云一起生活的。后来，为了工作需要，郭云回娘家后王庄当支部书记去了，徐风仍留在山黎庄，当了妇救会长。

徐风这姑娘，办什么事都认真。她不仅领导妇女们挖交通壕，坚壁清野，还带领妇女积极分子，帮助民兵打更放哨。她看到一些区乡干部整天整夜不休息，就提意见；对陈广友，她更是狠狠地批评。陈广友已经受过她两次批评了。昨天晚上，陈广友看反扫荡的文件正看得入神，徐风来了。陈广友听到她的脚步声想躺下已来不及，就趴在桌子上装睡。为这事两人争了好一会子。一个说是晚上散会后想趴在桌子上养养神，不料睡着了；另一个说：“你是装睡。”争来争去没个结果。今天，陈广友怕徐风算“老账”，赶紧笑着岔开话题，说：“真的，徐风，你怎么又来了，大伙的情绪好吗？”

“情绪好高哟！”徐风说着就要翻桌上的书报文件。

陈广友像有些紧张地说：“哎，可不能乱翻！”

徐风怕是党内文件，马上把手缩了回来，说：“你在报上发表的那两篇文章，我反复读了几遍，觉得蛮好。你是不是又打算写文章？”

陈广友说：“看你说的，形势这么紧张，哪有心思写文章。”

徐风说：“我想你也顾不上那些个。看我给你带来了什么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徐风不紧不慢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，拿在手里晃了晃，说：“县里的通信员送来的。”

陈广友接过信，上看看，下看看，慢慢拆开。他凑近灯光看了又看，仔细琢磨了好一阵。

徐风两眼盯着陈广友，从陈广友的表情来看，似乎有重要情况。她焦急地想知道信的内容，问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敌人已经动手了。”陈广友说，“县委的敌情通报说，敌人的五万大军，现在全部集中在淤淮河东岸，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，寻求我军主力决战，妄想一口一口吃掉我们，一块一块推行伪化，打通通徐公路，抢运我苏北地区的粮食和食盐。县委估计，一个星期或半个月左右，敌人将会对我淤淮河西岸的根据地进行大扫荡！”

“啊！情况很严重？”

“是的。我们地区，是兵家必争之地！”陈广友一面说，一面从桌上翻出一张地图，指给徐风看，“这是一条从徐州通向南通贯穿苏北的战略公路，它差不多同南北大运河、津浦路一样，都是苏北的大动脉，是把苏北、皖北、鲁南、河南等内地的物资运往海口的重要交通线。这是二凡河，它通向我们县的中心地区。再向西是莲花到运港的公路，也是通向海口的交通线。最西面是塘河，淮北的盐大部分通过这条河运往长江，再转运出去。敌人这次扫荡的主要目的，就是为了打通和控制这些交通线，把在苏北、皖北、鲁南等地掠夺的物资运往前线，支援太平洋战争和继续进行侵华战争。县委指出，田沙镇首当其冲，是通徐路的枢纽。因此，敌人很可能把我们区作为扫荡的重点之一。小徐，斗争的残酷性、复杂性可能出乎我们的想像，是你我都未遇到过的，我们要在思想上、精神上做最坏的准备。”

徐风看陈广友一眼，说：“说实在的，我还没有正正规规地打过仗，对于怎样对付敌人的大扫荡，一点经验也没有。”

“那倒没有关系，学嘛！从复杂的环境中学会应付复杂的斗争！”陈广友站起来，坚毅地说，“不管发生什么情况，我们必须坚决执行上级党‘乡不离乡，区不离区，坚持原地武装斗争’的指示，依靠广大群众，在主力部队和友邻地区的支援、配合下，粉碎敌人的大扫

荡!”

“那我们现在怎么办?”徐风茫然问道。

“问题就在这里。”陈广友在屋里踱了两圈，说，“经过动员，广大干部、民兵和群众已经行动起来了，正在积极投入反扫荡的准备工作。他们的情绪很高，信心也足。可是不少人家缺吃少穿，有的已经揭不开锅了。人是铁，饭是钢，吃不饱肚子怎能打仗?主力部队也需要补充粮食。古语说，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。区委认为，当前最要紧的事是解决粮食问题。”

“怎样解决?”

陈广友把信装进上衣口袋，话锋一转，反问道：“小徐，你说我们区里哪些人家有余粮?”

徐风大眼睛转动几下，机灵地说：“地主呗!”

“对。”陈广友说，“那么每一户地主，比方说顾祝文吧，他们家有多少余粮，你知道吗?”

徐风愣了半天说不出来，只好老实说：“不知道。”

陈广友走回桌边，从桌子上翻出一摞纸，递给徐风说：“你看看这个。”

徐风拿过来一看，原来是一摞调查表，上面写着全区每个地主的姓名、存粮数、存粮地点。徐风不禁大吃一惊，兴奋地说：“真不得了，有这么多粮食!”

看着徐风那天真的样子，陈广友说：“你老是埋怨我不休息，要休息能搞清这个啊?”

徐风笑了，说：“想不到你倒挺幽默呢，这事还瞒我!”她嘴里虽这么说着，心里却是说不出的舒坦。

他们这里正谈着，两个民兵进来报告说，大约半个时辰以前，发现两个人鬼鬼祟祟从顾大楼出来，朝西北方向溜去，不像是顾大楼的人。

“是吗?”陈广友问。

“我们两个人都看见的!”

这情况引起了陈广友的注意。这是两个什么人呢?他们到顾大楼

来干什么呢？前几年反革命暴乱被消灭的时候，跑了一个薛晓六，公开投靠了日本人。不久前他拉回来一支伪军，驻守在太新，莫非是他派人来和顾祝文联系？顾祝文是这一带有名的人物，他堂兄顾祝同是老蒋手下大名鼎鼎的将军，虽说早怀疑他与前几年的反革命暴乱有关，也风闻他在勾结日本人，可毕竟还没有拿到真凭实据，因此，以往还把他作为统战对象看待。前不久，区委讨论开展借粮斗争的时候，多数委员主张先从顾祝文开刀，认为他是首富，这个缺口打开了，其他地主就不敢不借。陈广友也认为，尽管顾祝文手下有一帮反动家伙，鉴于他的处境，估计他还不该轻举妄动，可以先从他开刀。区委计划借粮的时间原定在旧历年关以前，便于广泛发动群众。可是，局势发展太快了，日军要扫荡，顽伪在蠢动，情况越来越严重，看来行动得要提前。

两个民兵走后，陈广友对徐风说：“借粮斗争得提前。区委的同志大都在这里，你帮忙通知一下，请你们乡的支部书记杨富高和其他几个主要干部也参加，我们立即开会研究一下。然后我再亲自找一趟县委书记王行同志，只要县委同意，回来就干！”

“好，我这就去。”徐风很兴奋，站起来要走。

“等等，”陈广友也站起来，“你舅舅那里有什么情况没有？”

徐风的舅舅就是太新那个薛晓六。听了陈广友的话，她冷冷地答道：“没有。还是他刚回来那阵儿，托人给我捎过几次信，让我去，我没理他，也不愿理他！哼，一个汉奸！”

陈广友低头踱了几个圈子，站在徐风跟前，沉思地说：“好，你去吧，以后再谈。”

第二章

在山黎庄乡的东南，约莫五六里路的地方，有一群楼房，当中的一幢有四五丈高，十几里路以外，就可以望到它。这里高墙厚壁，青堂瓦舍，楼阁亭台，朱门飞檐，绿柏翠竹，很是气派。这就是有名的顾家大楼。顾大楼的主人原本是顾祝同，如今由本家兄弟顾祝文领

管。这顾祝文依仗其堂兄顾祝同的势力，巧取豪夺，敲诈勒索，逼租催债，鱼肉人民，实为一霸。

顾大楼共有一百几十间大大小小的房子，前后有四个互相连通的院子。顾祝文的卧室有两个，一个是第三座院子，也就是当中最高的大楼第二层的正厅的东厢房，由他的大老婆住着，好像皇帝的东宫；一个是第四座院子里两层楼房下面正厅的西厢房，由他的小老婆鲍三姑住着，好像皇帝的西宫。他大老婆不知得了什么病，一直卧病在床。他对小老婆鲍三姑既十分宠爱，一时一刻也离不开，又十分惧怕，真是百依百顺、言听计从。鲍三姑要啥是啥，要天也得许半边。

这天，太阳已经升起两竿子高，时间已近九点，顾祝文的小老婆鲍三姑还没有睡醒。可是，顾祝文因为心中有事，早早就起来了。

顾祝文今年四十开外，中等个子，很胖，据说体重一百七十多斤。大概因为胖，他眼睛被挤得很小，像耗子眼；大概又因为胖，他脸庞很大，横肉鼓起，下巴颏和脖子长到了一起，形成一张老虎脸。这会儿，顾祝文已就着甲鱼和松花蛋喝过两杯黄酒，吃过莲子燕窝汤，正拿着一部线装本《论语》在阴暗的卧室里踱步。他脚步很轻，怕吵了自己的娇妾鲍三姑。因他最怕她撒泼卖娇的混闹。他慢慢地走来走去，总拿一对耗子眼看着涂金雕花的大木床上的鲍三姑。那红缎被下像蜷曲着一条大虫，只露出一蓬蓬黑发。他哪里读得下《论语》呢？他最关心的是时局。他早就暗中得到消息，知道日本人要到这里扫荡。他在想着如何利用这个形势借刀杀人，消灭共产党，改变老四区的天色；又在想着假使偷鸡不成，如何使自己不受损失，继续伪装下去。

这个顾祝文，靠着顾祝同那个后台，早就通过安青帮组织，大开山门，搜罗了一批地痞、流氓，同其他反动地主和地方上的黑势力勾结在一起了。因他脸黑、手黑、心黑，人们给他起了个绰号，叫顾三黑子。1936年西安事变时，他正任田沙师范的教导主任，勾结国民党特务，镇压过田沙师范的学生运动，反对学生、教师、职员抗日要求，配合国民党逮捕和开除进步的师生。当时，王行同志正在那里任教，陈广友也在那里读书，全是被他暗中指使开除和解雇的。1941